

四
書
湖
南
講

孟子湖南講 二卷

錢塘葛寅亮

錢塘徐時泰 錄測

錢塘鄭尚友 錄商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

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註疏曰離婁古之明目者也公輸子魯班也師曠晉樂

太師也規所以圓言物之圓者皆由規所出也矩所以方言物之方者皆由矩所出也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也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仁聞仁聲遠聞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

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

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

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

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趙註曰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孫

疏曰率循也言成王之令能準所以能平繩所以能直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

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

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

多非國之災也田疇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節

民與喪無日矣

趙註曰言君無道所以於度臣無法度以令職初廷之上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

解人之所禁小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
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
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朱註曰詩大雅板之篇蹶
顛覆之意泄泄忘敬從
之貌非詆毀也

〔洵〕通章只是要行先王仁政一箇意思文中如不以仁政不行
先王之道徒善不足以爲政遵先王之法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不因先王之道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上無禮下無學言則非先
王之道皆只一意內故曰凡四見俱是引成語每一卷論必借
古先哲言以爲印證中間又引詩以抽繹之孟子文章類多曲
折獨此章意思既只一端言語又無多變總是要叮嚀告誡故

詞煩而不殺也。喪無日以上。是詳論爲君天之方。厥以下。專責爲臣規矩六律。乃借來引起仁政。規是爲員的式。矩是爲方的式。不以規矩。就不能成方員了。律是截竹爲管。以出聲的。凡陽律有六。五音是宮商角徵羽。律乃有形之器。音乃無形之聲。必托律以吹之。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辨。若不以六律。就不能正五音了。堯舜之道。乃如天好生。這等聖人。若不以仁政。就不能平治天下。今人卽有仁心。仁聞。未得實効者。以不行先王之仁政。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卽指前意。徒法不能以自行者。法亦必待人行而不能自行。如非道弘人一例。仍責人以行先王之政也。此故曰爲第一證。既竭心思焉。他心思竭盡了。若沒箇

法也是空用的。繼者接續之謂。以政接續其心思。政便不可勝用。就仁覆冒於天下了。爲政之因先王。亦如爲高下之因丘陵。川澤。乃因利乘便之智也。此故曰爲第二證。惟仁者。單指行仁政的。不帶仁心。仁聞上無道揆二句。各自開說道揆。是以道理爲揆度。法守。是以法度爲持守。總是仁政上無道揆。朝就不信。道得以意爲更張。下無法守。工就不信。度得以作爲濫巧。度是度數。如車旗服色。都有箇隆殺以辨等威。四民單指工言者。惟工之制器。能亂成規也。朝不信道。君子遂犯了義。工不信度。小人遂犯了刑。上無禮。卽上無道揆。朝不信道。下無學。卽下無法守。工不信度。賊民興。卽犯義犯刑。乃約其詞以證上文者。此故

曰爲第三證事君無義進退無禮二句止帶說的。只重着言則非先王之道。以先王之道責君便是責難。以先王之道去敷陳非先王之道的去閉阻便是陳善閉邪。不把先王之道去責君。便是吾君不能使無別義。此故曰爲第四證。要之通章反反覆覆俱不出一意。總只是行先王之仁政而已矣。

商林泰業問本章語氣如不以仁政等句句皆以反言而不作正語何故。答曰正言之只一語。法先王之道便了。那有許多文字。蓋非正言則不稱實。非反言則不激切。論語說理渾融一兩語已無剩意。故多用正語。孟子全是文章有開闔頓挫之法。以逆出正意。故多用反語。即此可知看孟子之法。○陳齊鳴問通

章固是行先王之道而中間逐細提出曰遵曰習曰揆遵則不
過守其成規。習則須有聰明識見。揆則須有等度較量。似暗與
竭心思句相映。字眼俱非虛下。答曰。凡看書要着通章精神專
注所在。如畫龍點睛。通體俱爲生動。此章展轉提醒先王之道。
便見揆要人取法先王。其餘零星字眼。只須隨文帶過。若處處
破碎。研求箇字義。看去像細膩。通章精神反提挈不出。○汪汝
翔問。書曰。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又曰。天工人其代之。工字通指
各衙門。所該甚廣。謂何單指工匠言。答曰。朝字內已可該得臣
工。下又緊接小人犯刑。故以工匠言較貼。四民中農商無開制
作。惟百工於凡官室車旗服色。隨他意思。能作爲奇技淫巧。卽

章首借喻規矩六律亦皆工之所爲。欲遵成法。此實未可忽視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朱註曰法堯舜則仁不法堯舜則不仁。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

〔測〕規矩方員之至。是引起聖人人倫之至來。人倫所該原廣。而此章只爲君臣發論。卽聖人人倫之至。亦是引起的話。至者盡

倫之極而無可增減也。欲盡君道臣道，皆必法堯舜。不法堯舜，便是不敬君賊民。故引孔子之言道二，非仁卽不仁，更無別路去走。復指暴民之君，身弑名辱，而引詩以示警，愈見堯舜之不可不法也。

商戴國士問。孟子曾言道一，而此引孔子語，又言道二，因何不。同答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未分時，這是繼之者善，故道一。陰陽既分以後，有善有惡，故道二。然此乃原本之論，若此處道字，則止如道路一般，欲其慎所行，毋輕失足也。

管東溟曰：君臣之道，獨以堯舜爲至者，堯舜官天下，不爲宗廟子孫饗保計，而爲萬世生民永賴計也。仁之至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

與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趙註曰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國四體身之四肢

商 測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趙註曰反其仁己仁獨未至耶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

商 測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朱註曰恒常也。雖常言而未必知其有底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

測

商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

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趙註曰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

慕思也。溢滿溢於四海之內也。

測巨室必係世篤忠貞德望隆重之大臣故爲國人天下所係

望若跋扈強臣何能得其歡心卽得之而人心愈不服何以能德教之大行也

商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

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趙註曰有道無道此二者天時所遭也齊景

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

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

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

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

禩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

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然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

不以濯

趙註曰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俱而商之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也深恩之

禮射於京師者。廟大敏達也。不可爲衆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詩大雅。系系之篇。濯者以水濯其手也。孫疏曰。禋謂以圭瓊酌鬱鬯以獻尸也。逝往也。

測

商李宗臯問爲政於天下。管先生止信大國五年。不信小國七年。因引滕事來證。觀文公當時。孟子只許他爲王者師。則小國誠難。然漢高不階尺土。五年成帝業。其致王又何以如是之速。答曰。文王藉太王王季之世德。又身自布德行仁。猶不能卽王天下。小國七年。不過以此款動時君。而實難取必。若漢高則當四海鼎沸。瞻烏靡定之時。與七雄之世守祖業。各子其民者迥別。戰國時卽有行仁致王者。欲大國之奉貢稱臣。猶易。欲其納

孟子卷之七
七
土自削實難。此秦始之夷六國爲郡縣，乃天憫吾民之鋒鏑，而借機搶以蕩掃。爲漢之日月中天地也。此誠混一區宇極大之功，而後儒每致貶焉。蓋但知秦始之非其人，而不知上天爲民驅難之意，是豈能曠觀千古者哉。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朱注曰：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仁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

也。纓冠系也。

洲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故爲淵跋魚者獺也爲叢跋爵者鷓也爲湯武跋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跋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

及溺此之謂也。

註疏曰：廣，廣野；鰓，食魚者；鵠，食鳥雀也。可炙人病。

辭也。胥，相也。刺時君何能爲善，但相與爲沈溺之道也。未註曰：鵠與驅同。詩與雀同。

測此論天下得失之大勢。最爲痛快直捷。得天下只在得民。得民只在得心。得心只在順其欲惡。這就是仁了。民之歸仁，原如水之就下，獸之走曠的，而不仁之桀紂，又爲之毆，如獺之爲淵，陂魚鵠之爲叢，毆辱兩下，各各趕緊，只苦無箇仁者。今天下有仁者，則諸侯都來爲他毆，自不得不王。今之欲王者，正如病深須蓄艾，苟不志仁，則病終不可起。必至陷於死亡，舉天下皆然，無可拯救。故又引載胥及溺之詩，以嘆息之。

商

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諷將位詞甚迫切，但當持榮枯不在周王而在列國，果行湯武之師，不知置周王於何地，當為三恪乎？當為武庚乎？抑如文王稱王，九年之存紂乎？吾實未解。程子雖以鞏國不知有周，與春秋猶知尊周之義，謂之吾猶不於信孔子之但以虛名存共主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此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朱註曰：暴，猶害也。義，乃天理之當行。故云正路。趙註曰：曠，空也。哀，傷也。

商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

禮註曰：風述也。朱註曰：爾通古字通用。

測事卽行道之事。親親長長只在人人自己身上做。道何等通事何等易。然天下卽此便太平。則遠且難者原不出通且易中。又何必求之遠求之難哉。

商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朱註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

測誠以真心言此章已詳發中庸內

商

管東溟曰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而孟子以思誠易誠之二字執精曰之字較捷思字較細其究一而已矣內典以開思修爲三學開在思先修在思後合此三言功乃無漏但言誠之則不必分開思修爲三學而三學自在其中然孟子單舉思則開與修亦未嘗不該其中也學者殊不必於字義上起分別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朱註曰作興皆起也太公呂氏名尚天下之父言尚德皆遵如梁父然

商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趙註曰鳴鼓聲其罪也連諸侯合縱者也朱註

日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作之責

○**測**這借冉求的賦粟倍他日形起善戰者以甚其罪所以說箇况於爲之強戰他爭地以戰殺人盈滿郊野爭城以戰殺人盈

滿城郭，真是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極口形狀殺戮之慘，不勝痛心切齒，卽置之死地，尚有餘恨，不容者，死還容他不得，故善戰者當服那極重的上刑，連諸侯是搆繫以起戰爭的，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是加賦以供戰爭的，又次之，這連諸侯的固有罪，任土地，乃任用土地如後世開荒以盡地利，這又何罪，照上邊賦粟倍他，日看冉求是足民的，難道於常賦外，別有所加，不過也是辟草萊任土的方法，先王澤梁無禁，原要留些餘利以與民，怎麼去竭澤而漁，說這一些人似與冉求的賦粟相應，然總爲痛恨善戰者加賦，亦爲供戰爭，故借此以相形耳。

商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胥中正則眸子瞭焉，胥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趙註曰：眸子，眸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日不明之貌。廋，匿也。

測孟子生平的學問，惟有養氣與觀眸子。是千聖所未發，乃出於獨見。養氣還在氣上，觀眸子更在神上。一發精微了，存乎人者莫良善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人之惡，怎麼見得。胥中正則眸子瞭焉，光明胥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蒙昧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不是把言帶說的，正在聽言中看他眸子。人當未說話時，眼睛不甚動，要看到他還難。一到發言，他口裡畧美些虛頭，便眸

子閃爍張皇如左傳云目動而言肆者所以在聽言時看他眸子他胃中更逃遁不去人焉度哉

商韓星岳問觀眸子專在聽言處世間儘有一等人肚裡甚是奸澁口裡不吐一詞却如何去看他答曰難道竟是啞的免不得有開口處所謂以言餽以不言餽就他欲吞欲吐之際正好觀他眸子本文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以觀眸子緊頂聽言語氣亦自可玩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測

商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朱註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援救之也孫疏曰權之爲道所以濟變事也故權云爲量或輕或重隨物而變者也

測淳于髡要詰難孟子不援天下之溺把男女授受引起來說男女授受不親是經常之禮嫂溺援之以手是濟變之權權雖不用禮而實不害於禮者淳于髡得了手援一言便說今天下溺矣夫子何故不援明是詰孟子無援之之具不知孟子援天

下之具。專恃有個道在。故說天下溺須援之以道。嫂溺只援之以手。子要我手援天下麼。淳于髡豈不知手不可援。但是舍所學以從人。便沒了道。只空空一雙手。故以手援反詰之。而辯士亦自無辭矣。

商屠琬問。權訓稱錘。錘不離稱。權亦不離經。乃相依爲用者。今以手援爲濟變之權。是權止用之變。而不用之常。經與權似截然爲兩了。答曰。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立即守經也。未可與權。則權尚有待。豈得便與經不離。此義已詳發於論語。茲不必贅。○浦喬問。孟子一生息邪說。正人心。守先待後。那一日不是援天下。政不必枉道行權。乃以爲手援天下。何自歎若此。答曰。

若以息邪說正人心。就爲援天下。孟子又何必歷說齊梁急急。要得君行道。奚胤昌曰。何以謂孔子萬世爲土。孟子功不在禹下。曰。濟世安民者。見之實事。其道行。立言垂訓者。托之空言。其道明。堯舜協和風動。因有典謨。以垂後。則行可以兼明。孔孟設教。春秋戰國。不免淪胥。則明不可以兼行。雖曰功在萬世。然此乃目前道不得行者之所爲。若舍目前顛連不顧。而遠驚後世。則聖賢無此倒行逆施之學問。後儒欲張儒幟。故極口誇大。謂不必得位行道。而孔孟之自處。其實不然。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
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趙註曰問父不親教
何也夷傷也夫子教

我以正子之心責於父也。

測

商

管束漢曰父子相夷之說孟子蓋痛懲子之責善於父而言父
亦與有責耳曾子聖門之大賢也耘瓜去根被父一杖而斃孔
子不拒點而拒參樂書亦晉名卿也其子敏逃戰功以對君一
日而掩三大夫於朝遂射責之君子以為善教亦樂謂之責善
乎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古之為人父者類然也易
子而教不過謂父教之所不及耳父非喪厥子非乖離而堅言
父子之閒不責善亦不可以訓後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

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
事其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
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
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
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註疏曰。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唯曾曾子父曾元曾子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

謂事親守身。這個道理。推之天下而皆準。謂之大根於天性而
不後。謂之本。事親本於守身。原只一個。不可分作兩樣。後邊引
曾子的養親。說他能養志而許可之。因曾子平日原是啓手啓
足。能守身的古人。文章每說了一邊。遺了一邊。意思亦自可見。

於言外

商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趙註曰：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闢非也。

淵人不足與指適。政不足與間阻，不是輕這人政單。只要剔出箇大人格，君心之非來。君心之非，那裡見得。照下君仁君義之反，乃心之殘忍乖張處。格是通徹，把那不仁不義的所在都通徹了。他便君心都是仁義，而莫不仁莫不義了。君正，卽頂仁義來。故下邊徑接一正君而國定矣。國定內，人政都可該何消去。

閒適道如孟子於齊宜不忍一牛反覆推敲曲引到保民主便
是格仁之一端

商

管東溟曰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萬古之格言也然孔子非
大人乎定公亦嘗用之何以不能格其非而有女樂之受固是
時用孔子者季桓子非魯定公也格心之術何所施故嘗自歎
曰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此克己之盡之言而平日之未嘗
得君瞭然矣言行相顧之密世未有如孔子者孟子亦非言不
顧行者觀其稱齊宣曰王由足用爲善而以一暴十寒之故艾
日無惑乎王之不智也則亦於格心上着力而志不克遂云爾
若宋儒之折柳必規與直許唐伯友之漸起君厭吾實不敵詭
爲格非心之道

孟子口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趙註曰虞度也

測虞是猜度求是尋求都是自己心上事心上本
白原不

料有譽忽然有這不虞之譽原自求無毀忽然有這求全之毀。恐人被毀譽搖奪故爲指出自心要在自作主張觀人之說不必用。

商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趙註曰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

淵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淵爲人師之患專在於好。有此一念則必貢高我慢未得謂得。

學問斷難進益。然則師可廢乎。溫故知新不得已而應之可矣。

商

管東原曰：孟子歿後，師道移入二氏門中。至伊川而復振。伊川儘有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但不無走作孟子心宗處。孟子于克無穿窬之心，一句最得力。而伊川之允未盡處多也。伊川實隨明道同事元公半年，後得聆大極圖說，明道猶對人言，皆受學於周茂叔。而今尊仲尼，顏子祭處，又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則傳受自不可掩。而伊川故掩之，以爲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明道先生也。除明道外，並不見其推尊一人如孔子之所謂吾聞諸老聃，曾子之所謂吾聞諸夫子者。却又不知周茂叔而科之曰窮理者，亦不怨邵堯夫而評之曰於儒術未見有得將非陰取而陽蔽之耶。至秦州王氏張其轍曰：達則爲帝王，窮則爲萬世師，更屬誇張。吾儕一措大耳，安知帝王中無吾師，又安可謂萬世唯吾一人是師，如此說，鈴可配禪門黃葉止啼之案。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

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曰克有罪

趙註曰子敖王驥也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館客舍

測

商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饋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
道而以饋啜也

朱註曰徒但也饋食也啜飲也

測

商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
告也

趙註曰猶告與告同也

測

商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路之手之舞之

趙註曰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

義之實也朱註曰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節文謂品節文章

測仁義智禮樂這等極大道理學者皆多方去尋求未免視之遠且難却不知有個實落所在如仁之實只在事親便是義之實只在從兄便是智之實只明知斯二者勿舍去便是禮之實只品節文飾斯二者便是樂之實只喜樂斯二者樂則便發生

便休歇不得。以至手舞足蹈。無非一團生趣。可見仁義智禮樂都是安上的名目。舉賢智之士所竭力經營而未易盡者。乃只在事親從兄。一孩提稍長。順應而無難。徇名恐以失實。故連說數個是也。以指實之。要之仁義等五者。尚須施之齊治均平。非事親從兄。便可盡得。此猶如針病。針著那穴道。則一脉通而百脉自然俱動。然孟子意却不在此。只要把仁義智禮樂說得極簡易切實。正不必更尋支節。

商王一虞問仁義本一源。孟子原以人倫之至。統之於仁。而茲乃以仁屬事親。義屬從兄。判而爲兩。何也。答曰。義從仁中分出。兄亦從親中分出。原從合處分。則分處亦未嘗不可合。○戴明

問從來四德只說仁義禮智。此獨增個樂來。孟子恐人認名理太拘。故復於事親從兄中寫出一段活潑生趣。樂乃和合仁義禮智的。似更爲發前所未發。答曰。要曉得他章旨。連說幾個之實原爲世人將仁義禮智樂的名相認做一個鐵板道理。故把事親從兄極簡易活潑的事來指點。掃除那名相之障礙。若復將樂與仁義智禮另增一翻比量。反於通章宗旨。搔亂不清矣。

○汪一龍問。舊說實字與華字相對。如桃李之實。有實方有華。似亦可通。答曰。說孝弟是實。終說不得仁義禮智樂是華。另尋個華。須以齊治均平。書中所無的字來作對。惟以名對實。仁義等字俱虛名。孝弟乃實着方是。就本文看出循名求實之意。

管東漢曰。味此章。當知古人論道原活。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論語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分明以孝弟爲性中之故物。而仁統之也。此章論仁義之實。則以仁爲事親義。躬從。允而智禮樂亦皆以孝弟實之。道何定名之有。亦從其不可解於心者實之而已。程叔子泥謂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便覺說得太煞。性中亦安得有仁義禮智四物也。一有則百有。孟子所言禮樂之實。正記中所謂無體之體。無聲之樂也。說到有體有聲上。便不可以孝弟間矣。章內形容樂斯二者之生機。真有活潑無窮之趣。此非身有之。何能形容親切至此。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朱註曰。得者。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審矣。趙註曰。底。致也。豫。樂也。頌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者。定也。

商 測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

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趙註曰生始卒

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皆地名。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朱註曰符節以玉篆刻文字而中分之。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

商 測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漆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
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毋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朱
日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漆洧二水名惠謂私惠小惠政則有公平
正大之體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
者辟辟除也辟除行人使之避已

〔測〕子產是春秋殊絕人物他爲政一年與人謗之孔子稱其使
民也義豈是行小惠的漆洧濟人事出偶然要必有故當時遂
傳爲美談孟子恐爲政者效尤故斷他只是小惠而不知爲政
的大體若是冬月成了杠梁民自不至於病涉此乃平政中一
節君子平其政則凡政事皆得其平而無缺失矣如此雖行辟

人亦可。那得人人去濟。他若要人人去濟得他歡悅。恐欲濟者多日亦不足矣。孟子論政最得大體。但子產濟人之後未必不去成。杠梁未必要人人皆悅。學者須觀其生平行事而不可輕議經世之大賢。

商戴士揚問孟子譏子產玩本文悅字類驩虞似與卑管仲同意。答曰：只看左傳子產的行事。那一件可嘗議得子產人物。不。下管仲管仲時勢可以王天下。却只成就個霸。子產處不可羈王之勢。僅堪保國。此與三國時諸葛武侯地位相似。皆大器小用。孟子亦不是要說壞他。只借來爲自己立論。如後面萬章所引大舜皆不必有其事。特以存一種議論耳。

管東漢曰子產孔子之所凡事者也雖以惡人稱之然亦表其
有君子之四道不獨能養民以惠而且能使民以義則豈真不
知爲政者乘輿特一時之偶觸何害於政又安如此後不成在
梁哉孟子斯言亦必有感而發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
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
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
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
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
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
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孫疏曰諫行
言聽君有過
諫而諫之則行事有可爲而言之則聽趙註曰先於所往先至其
所到之國言其賢良田業也里居也搏執之搏執其族親也極者

三十一 測而困之也

五十二

測

商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一

測

商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朱註曰此章重出然上節言人臣當以正君此章直成人君義

亦小異耳

測

商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測**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雖說個非禮非義但語句卸到禮義上畢竟是禮義與似是而非的不同以大人對看乃是小禮小義大人者大而化之已造到聖人大賢地位他的識見大作用大故小禮小義在賢人君子所必爲者大人却弗爲此如魯男子之閉門不納豈不是禮然設使那女子遇着強人失了節何如柳下惠之坐懷不亂所以說是非禮之禮子路之死於孔性豈不是義然衛已無父子之倫何如柴也其來所以說是非義之義

○**商**揚奇徵問孟子明說非禮非義卽孔子惡似而非之意謂何

以小禮小義言。答曰：此只是玩本文，似是而非。卸歸到非上，非禮義之禮義，卸歸到禮義上。下面單指大人不爲，又別出賢人君子亦在所爲，故說是小禮小義。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朱註曰：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勵俟其自化也。

測

商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測：人有不爲，不但揀擇不該做的不爲，就是該做的，若見事風

生躁心浮氣斷。是做事不來的。有不爲乃凝然不動。沉心定力。蘊蓄有素。方纔遇着事。定然做得來。

商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測

商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測不爲已甚。只是不做得過當。入若有意爲聖人。便不免刻厲過高。如伯夷清得已甚。柳下惠和得已甚。只成得一偏之聖。孔子時中。只恰好便了。所以不做到已甚處。此卽堯舜之所謂中。

也。

商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測天人能達權通變不爲拘謹言不取必於信行不取必於果只要合宜的所在便隨着他做如孔子之不踐要盟孟子之去齊滯滯便是孔子亦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小儒之所堅執者正大人之所不屑拘也。

商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註疏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如老子

所謂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意同。

淵大人就是上文不必信果的大人。他的品地。豈容易造到。然
究竟只不失赤子之心。赤子要食乳與安適也。就帶了識情。但
他知故未萌。思慮未起。不全憑識根用事。尚未離却元初本心。
大人生平所歷。豈無學問。豈無造詣。畢竟要到不識不知。顯而
之則。何思何慮。殊塗同歸。方合着本體。乃無所不能而實無能。
無所不知而實無知。不是充拓於有生之後。正惟還邇於方生
之初。故謂其不失赤子之心。

商馬楊問。嬰兒之未孩。固是知故未萌。然到學問造詣處。畢竟
要充拓方得。如何云不是擴充。答曰。不是不要擴充。但擴充是
用的功夫。於心量不會另添些子。赤子本體未斲。大人只合着

本體所以說聖而不可知。易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中庸云無聲無臭至矣。但有擴充。便有知識。是賢人君子時事。大人却用不着。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商 測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朱註曰。造。誦也。道。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亦一處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

則深造者等級層累而入。求進不已。道是所造的程途。以道者。

一些不放空步。步步踏着實地。是這等遲鈍去做。還爲甚麼。單單欲其自得。得是得些甚的。究竟只是個自。不離這本體。初時若隔而工夫到了。忽然如有所得。卽所謂貧子之永珠者。居是居。積料自中之儲蓄。既自己得的。則牢牢在我。所謂臣不能獻之君子不能獻之父。再動移他不得。居處便安穩了。資是資藉料。自中之受享。既居得安穩。則根深不拔。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而濬於不涸之源者。資藉他便淵深了。取是取用料自中之設施。既資得淵深。則隨取隨有。所謂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到處都逢着源頭了。居安資深逢原。乃相因而至。無有漸次。這許多好處。必須至自得。方受用得着。故君子欲其自

得之也。若不待自得便有。君子何不捷取而必以遲鈍爲哉。

商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趙注曰博廣詳悉也。反說約將以約說其要意也。

測玩詳說與說約。語氣倒重在說上。若爲講學者而發詳說不能鑿空杜撰。必須根於博學。舉凡古今名物。一一去體認了。又詳悉去發明。這豈是誇多鬪靡。將以反到說約的所在。約是舉一語而百千萬語俱該在內。皆繇詳博中研磨既成。恍然有悟。任舉一端。頭頭是道。故能反說約。到此方不枉了博學詳說的工夫。

商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朱註曰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人者欲以同歸於善。

測以善服人。是人皆無善而以我形彼。以善養人。是化導乎人。而同歸於善。故有服不服之分。孟子平日論王。如彼陷溺其民。諸侯皆爲之岐。凡如此類。止到得以善服人。此却論到以善養人。方服天下而致王。又進一層。惟堯舜文王。乃足以當之。

商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趙註曰祥善當且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

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

測

商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趙註曰徐子徐辟也朱註曰亟數也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科坎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也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

淵發仲尼取水之故乃有源之泉混混長流不舍晝夜自漸次盈科以至放海有源本者如是仲尼是之取爾若無源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一時盡皆盈滿其涸便可立待以此爲學者不去深造弄了些虛頭聲聞過於情實少不得要敗露君子以

爲羞恥。此章借水論學。只末後聲聞一語。畧點正意。其有質學
者。則如前章深造自得。而有居安資深逢原之妙。正不必詳言。
就原泉有本中。自可想味耳。

商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
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趙註曰。幾希。無幾也。倫。序。察。議也。

孟子曰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
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

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趙註曰。旨。酒。美酒也。邇。狎也。坐以待旦。言欲急

施之也。朱註曰。方。猶類也。而未之而讀爲如。古字通用。孫疏曰。儀
狄造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皋陶昌言。禹拜而受之。書曰。湯怒

昭大德建中於民。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達良。書曰文王不敢侮鍰。寡又曰懷保小民。書云武王不賈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通。人安。又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是其事矣。三王禹湯文。孟子曰王武。蓋文武明父子也。言父則子不待言。故但云三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

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日迹也。王迹止熄也。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檮杌者歸凶之類。與於記惡之戒。春秋以二始舉四時。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稱亦

聖人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子未得

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趙註曰澤者滋潤之澤。

淵這四章合看。歷叙列聖之全人道。以延道脉。而自已亦寓竊

附之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原說犬牛之性。與人

性不同。此乃只異幾希。亦見得人與禽獸同具一性。但性靈不

免落在情識上。情識埋沒得重。便墮落爲禽獸。情識埋沒得輕。便免於墮落爲人。幾者動之微。聽之不聞曰希。乃至微之義。照下察於人倫。看禽獸絕不曉得人倫。人還曉得人倫。人與禽獸。只在這一隙之光。所爭僅幾希耳。庶民有此隙光。未免惜之。反覆竟失了去。君子有此隙光。能葆荏不失常存着他。因舉舜以立人極焉。舜明於庶物。庶物不是事物。卽指人與禽獸。曉得人禽之所以分處。所謂人心惟危者。人倫卽在庶物內看出。那親義別序信。能剖察詳悉。正指幾希。所謂道心惟微者。人倫之藹然有親。卽是仁。截然有辨。卽是義。仁義不外人倫。舜自心卽是仁義。乃由仁義行將出來。非去行仁義以強就之也。論道統之

源實孫伏羲。盡八卦。帝堯揭一中。乃獨舉舜開端者。這章書單要全人道。舜遭人倫之變。能曲盡其道。且以匹夫而玄德升聞。更見道統不假爵位。故斷自舜始。孫舜而下。禹湯文武各舉兩端極大的事。以例其餘。周公兼三王施四事。而以一思貫數聖之精神。蓋上承列聖。下開孔子。於此尤啖緊焉。孔子之事莫大於作春秋。王者之迹熄。謂巡狩述職廢也。自巡狩廢而風謠不陳於太師。述職廢而雅頌不歌於燕享。是風雅頌之詩雖存。而置之不用。卽是亡了。詩亡則王迹無攷。孔子因作春秋以存王迹焉。魯之春秋與晉乘楚檮杌原是一般的。其事則齊桓晉文以桓文皆率諸侯以尊周所載之事獨詳。其文詞乃是史官之

筆這也只當一列國之史。一經孔子筆削，則褒貶是非，便有該與不該。這就是義。然此乃天子之事，而非匹夫放議。故謂其義則丘竊取竊者，私竊。若以存斯民之直道，而非敢爲天朝之袞也。由孔子至今年代未遠，論其遺澤，澤如手澤，口澤有形跡可考者，不是流風餘韻。君子小人以有德無德言。君子是以學業啓後人，他的嘉言懿行，必有爲人所睹記。其德澤至五世方斬絕。小人是以術業遺後人，他的恒產技藝，必有爲人所憑守。如所謂箕裘之紹者，其利澤亦至五世方斬絕。舉小人乃以形君子耳。孔子去孟子不過數世，所以說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竊淑善諸人也。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子思則親受業於

孔子其淵源有自。則全人道以延幾希之脉。孟子亦有不得多讓者矣。

商張右民間幾希二字。諸講有謂這些子作虛字言者。有指心之靈覺言者。從未有影着人倫說。答曰。這些子畢竟要討個下落。却在那裡。曰。卽是靈覺。曰。既是靈覺。禽獸也會目視耳聽。與人何別。再討個下落。又在那裡。曰。看來畢竟在人倫上。但人倫禽獸也有曉得的。如雁之貞序。鳥之反哺。人亦未便異得禽獸。曰。人有弑父與君殺妻食子者。若只以偶然變異論。可遂謂庶民去之。禽獸存之乎。曰。君子道其常。○柴世坊問。庶物統指人與禽獸。不若與下人倫句相別。下句單指人。此句單指禽

獸。舜當日來儀率舞。實能盡物之性。盡處卽是明處。答曰。連禽獸都化。這是度盡含生。禪家道理。孟子主意。只在分別人與禽獸。況底物爲類最廣。易經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豈亦是首出禽獸。○吳濬問。執中原授受。唐虞謂何。獨歸之湯。答曰。書經內有建中於民句。故就把中來說湯。此中只在事上論。與群聖錯舉二事者一例。不必如堯舜之執中也。○沈居敬問。竊取。向以匹夫而擅天子之權爲竊。春秋正欲共見共聞。如何貼得竊字上。答曰。孔子只是非天下。何能真去賞罰。謂擅天子之權。平日說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止存斯民之直。而不敢廢庶民之分。故以爲竊取云耳。○方朝岳問。舊解君子小人。以有位

無位看今講屬有德無德竊疑無德的小人其澤如何到得五世答曰小人之以田廬創業遺留後人固不待言更有工藝術者子孫守其先世名色決不肯假人俱是遺澤若依舊解則孔子未嘗得位難道可屬之小人此說不通。

管東溟曰何以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王者之迹也東遷之後天子既不時述方獄而諸侯亦罕有述職於王朝者故曰迹熄迹熄何以詩亡禮天子巡狩則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太史志之故列國之風不亡諸侯述職天子饗之則歌雅頌以叶樂而列國傳之故王朝之雅頌不亡註以黍離降為國風訓詩亡非也蓋言王侯之國風雅頌兩不相通雖不亡猶亡耳若言黍離為王風之降則降之者誰耶詩亡何以春秋述作詩亦豈屬諸侯之迹也既亡則侯國散而無統而連諸侯又自有法其間赴告策書如會盟征伐等大典開天王之綱紀何以無紀載春秋惡得不作亦望國也周禮又豈在魯是以魯史起於春王正月終於西狩獲麟若逸詩也列國亦皆有史何以獨舉晉之乘楚之檇况曰晉

楚伯中之雄也。迭爲盛衰。其伯天下且久。是以稱之。而他小國
之文獻則多無徵也。晉之乘以兵車起義楚之倚仗以羣惡起
義。此亦可徵其爲王也。伯典之事而義則俱局。何如魯以春秋
名史之博大也。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紀事多矣。何以云其事
則齊桓晉文桓文之事。春秋之所獨重也。君子生斯世。既不能
行堯舜之揖讓。又不可行湯武之放伐。則唯率諸侯以尊其主
一事爲救時之上策而已。雖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
不譎。而以戰國無王之世較之。晉文之譎於國。伯賢於七雄之
正於國。王者遠矣。孔子尚仁一匡之伯。佐則其義兩國之伯主
何疑哉。○世儒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子思從曾子受業。此以
孔子之統曾子當一傳之門人。子思當再傳之門人也。察以此
章世澤之語大謬。按史記家語。孔子以六十八自衛反魯。子思
年已二十一矣。朝夕五年。而兩楹乃奠。伯魚既逝。子思朝夕祖
庭五年。謂非孔子親傳之門人可乎。考傳記曾子非長子。思一
年。則與子思同庚而稍長耳。業不從孔子受。而乃從曾子受乎。
以是知沫泗之流澤。卽子思便是一世。蓋子思非私淑於乃稱
者也。孔子歿。子思年已二十六歲。距孟子生時亦近百年。然則
史所傳受業子思之門人。或係門人之門人。未可知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

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測〕廉惠勇三者皆高行。然必有確然之見以成其是。若可以又
一可以無。乃介在兩可。其事在所不必者。而徑行之。俱不免有害。
傷者不能成全其廉惠勇。故謂傷之也。取與廉原是相反。與與
惠死與勇却是相合。相反的固有非。而相合的亦未必是。不可
不為細察。

〔商〕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
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游乎云爾。惡得無罪。
日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眾也。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迫之。子

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術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若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趙註曰僕御也端人用心不邪辟孫疏曰抽矢扣輪抽取其矢而敲之於車輪之上乃去其鏃利而發射乘四矢也

淵

商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

可以祀上帝

朱註曰西子美婦人蒙猶冑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測借西子以反起惡人如西子這等樣的美貌一蒙了不潔人皆掩鼻卽美貌不能常恃可見惡念亦無定形雖有惡人能齊戒沐浴齊無雜念戒無邪念以潔其心沐浴以潔其體便可以祀上帝上帝維玄維默其尊無對亦能感格得來真是一切皆繇心造惡念一轉如燈之照室黑暗盡明絕無遲留沾帶人可不急於自新耶

商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

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朱註曰：故者，已然之跡也。利猶順也。語其

自然之勢也。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趙註曰：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

〔測〕這單要見性。見性繇於智，故又帶智說。所重只在性上。天下之言性，謂紛紛去講明本性，都要指點他出來。然在那裡去指點他。繼善成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可說。只有那發現的成迹，所謂故者，好指點得。則故而已矣。然故有不同，有自然順利的，有勉強穿鑿的。故者以順利爲本然，不以穿鑿爲本然。如赤子入井，人皆怵惕，這是故，便知他本性的仁了。然這個怵惕，繇於乍

見自然觸發。這乃是利。若有納交等情。作意去做。便穿鑿了。所可惡於智者。正爲其不順性而穿鑿也。乃把禹做個樣子。如禹便無惡於智。禹之行水。行所無事。惟因水性。就下而順導之。智者亦行其無事。當因木性之自然。而順導之。行所無事。卽是不鑿。亦卽是利。如此則智爲見性之智。性體最大。故其智亦大矣。凡說智處。皆根着性。不得單以智言。如天之高。星辰之遠。最難知的。苟求其故。將那年月日時過去的。步筭起來。縱是千歲以前。的冬至日。所謂曆元者。直能指示於目前。可安坐而致也。此故字。卽証前則故而已矣之故。乃以曆數之最難知者爲比量。然則那性。雖從無始來。人生而靜。以上不可說者。得此求故之。

方法亦自可指示。復何難於言性哉。

商黃之堯問性體玄默如何說得。後面指出個行字。乃是掃除言字之意。答曰。明明說個言性。却怎麼倒不許說。○程遠猷問。故指已然之迹。似不若屬固有之物。看較深。答曰。若指故物。謂其深奧。豈是言句可說得的。這專爲言性。要指點性出來。與人看。正要說向淺處。纔可着得語言。曰。本字還作本體之本言。曰。作本體。須將利推進一層。又屬深奧了。只是以利爲本然。作虛字看。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左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

驢言孟子獨不與驢言是簡驢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曰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王驥公行之表齊鄉大夫以君命會魯有佗次故云朝廷也朱註曰簡略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

測

商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

矣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趙註曰存
在也君子

之在心者仁與禮也奚擇何擇異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

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趙註曰一朝橫來之患非已愆也故不以爲患

淵君子之異人者只是他存心處他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直接下來正是存心異人處仁禮存心就是仁者有禮者他能親愛人人也親愛他他能恭敬人人也恭敬他恒者道其常此往彼來一定之理乃有人於此待我橫逆則君子必自反其仁禮又

自反其忠。這樣一片真心愛敬待人。而橫逆猶是。這真是妄人。與禽獸一般了。難。是與他作對。被他難倒。道道仁禮也行不通。未免動了退悔的念。惟把他置之度外。便我不爲他難倒。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憂。是心上自己抱歉。當效舜之可法。可傳。故終身不能稍釋。患。是外邊覺得不堪。常以仁義自處。不爲所間。故一朝不可暫萌。大凡此感彼應。人情之常。世人只曉得責人。不知自反。所以觸境便增感憤。世途越覺得難處。君子只是在我自盡。不去與人作對。落得討個安閒。此誠涉世之善物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鄰邦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註疏曰三過其門生乎禹孟子兼稷言之以禹之治水稷之播殖未嘗不相待焉用其纓冠者以冠纓貫頭被髮其髮而纓冠於頭也

測禹稷急於救世顏子安於自樂孔子皆賢之孟子就斷他說禹稷顏回同道禹稷身膺君相做出地平天成許大事業顏子不過陋巷貧士將來比量豈不詫異其故在下文易地皆然處

見禹思天下有溺者。乃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乃由已飢之。以身任天下之重。是以如是其急。而顏子未當此任。若易地則皆然。都是做得來的。就如那被髮之收同室。閉戶之不救鄉鄰。同歸於可。正見禹稷顏子之同道也。然而還有一說。禹稷爲舜舉用。必在道明德立之後。顏子依歸孔子。方欲從末由。卽有人用他。亦必以吾斯未信謝之。則易地可在異日。而目前尚未必相同也。

商沈振龍問。禹稷得舜薦舉。固在道明德立後。顏子當時孔子亦以用行舍藏期之。倘有人薦舉。如何便肯把經濟埋沒了。答曰。顏子原是一個孔子質地。只爭早天。不得爲孔子在。是不可

便爲禹稷亦在是。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朱註曰戮羞辱也恨忿戾也遇合也和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子所棄也

商 測

管東原曰孟子之所以不棄匡章處亦不專以其無世俗之五不孝有出妻屏子之深悔而已尚有可原之實在據史秦假道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將而應之章偶與秦交和而即擊之秦軍大敗威王謂左右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糞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及章子全兵而還勸以更葬則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命而死不得更命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威王高其節而諒其心曰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而欺生君哉及宣王因燕人之陳令章將五都之兵伐之遂大勝燕章子有此實行孟子安得因通國不孝之稱而絕之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

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
與守孟子曰魯子子思同道魯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魯
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趙註曰薪木新草樹木也沈猶行魯子弟子
彼子思名微少也

商 測

管東溟曰子思居位而有齊寇則守之居魯而亟問亟覲聘肉
則辭之何其親於他國而疎於宗國也此實師與臣之別也春
秋之世士無常君故君子不輕以身委人既委則又不愛其死
此魯子子思所以同道也

儲子曰王使人賸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
堯舜與人同耳

朱註曰賸竊視也

商測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矐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矐其妻妾

趙註曰良人笑

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流者邪族而行不便長人覺也墦間郭外塚間也施施猶徧徧喜悅之貌

由君子觀之

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趙註曰。今求富貴者。晝夜乞哀。以駭人於白日。此良人爲妻妾所羞而泣傷也。

〔測借齊人來形狀〕那求富貴利達的。雖是寓言。却說得極痛切。那求富貴利達的。昏夜乞哀。不勝奴顏婢膝。偏會驕人白日。故作趾高氣揚。只是人不曾看破。被他設施。若覩見來。真是可羞。可泣。於是把個乞兒遍處求討。祭餘妻妾施從。窺矚方相與訕。泣中庭。而乞兒猶施施外來。刻畫得這一段光景。活現今人之求富貴利達者。正與此一般。但在庸夫俗子。若見他薰灼可羨。由君子觀之。那明眼人一看。定覺得他妻妾亦必羞慚。其不羞而不相泣者。幾希矣。人只曉得夫榮妻貴。爲最得意之場。而不

知可羞可泣乃最傷心之事。孟子處戰國時，親見且驕且諂態，狀極口形狀，真千古絕妙文字。至於今日，則更有難言者，安得舉世有醒眼之日哉。

〔商〕王懋光問：妻妾羞泣，孟子不過借來醜詆世間勢利之徒，若謂婦人果有此見識，恐未必然。答曰：不說個由，妻妾觀之，而云由君子觀之，謂何不將本文一讀。然婦人被夫欺嚇，只是不曾見，若看見也，難說不羞。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趙註曰：舜往于田，謂耕歷山時也。旻，秋天也。陰氣也。故訴于旻天，怨慕，言舜自怨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

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
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
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慈
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
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
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趙
曰慈無慈之貌堯典釐降二女九男獨丹朱胤子其
係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遷之將遷位而禪之天下之士悅
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
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
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趙註曰艾美好也熱中心熱恐懼也舜五十在位

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則萬章問舜號泣于旻天之故孟子說怨慕怨乃怨恨不順親的緣繇慕乃想慕順親的情趣慕是未來而怨乃見在怨得緊愈慕得緊慕得緊愈怨得緊怨慕二字本相反而合來方見情之切至然怨字似乎怨父母尚不得明白復引公明高之言以釋之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愬一氣貫下說我竭力耕田已是供爲子職父母還不我愛於我何哉不是這等樣愬然當時舜在畝畝中玄德已升聞帝使其男女百官牛羊倉廩具

備以事舜。天下之士多歸就之。帝方將胥併天下而遷與之。只爲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這都是敘述。下面方是發明天下之士悅之。好色富貴。這件件都是人之所欲。件件不足以解舜之憂。單要順于父母。方可以解憂。又將人之所欲內。再發一層意思。說人只有少的時節。慕父母。纔知好色。就慕少艾。有妻子。就慕妻子。仕就慕君。熱中。唯獨大孝的人。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見之矣。人至五十。則少艾妻子得君。都經歷過了。一些不變。乃是終身之慕。斯足爲大孝也。

商喬世曾問舊說以怨慕分貼未順親以前。憾怨底像以後。屬慕亦似有理。答曰。若未順親時無慕。則其怨真是怨。懟了二字。

何可拆開至底豫後方纔純是慕故前面說怨慕後面只說五十而慕本文自不混帳

管東溟曰此篇自舜怨慕章起至百里奚食牛章止萬章俱連舊聞孟子亦隨事據理以答之不細辯其真贗然皆聖學窮理中事也不厭細心以參之輕信輕疑皆不可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旣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註疏曰詩齊風南山之篇怨怒對於父母也以女嫁人謂之妻萬章曰謂之妻如舜孝父母止之不敢違則不得妻之也

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廬使浚井出從而拚之象曰謏蓋都

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
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
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

註疏曰是蓋借師也便舜登製屋而指去其階焚燒其

象也便舜度用人而指其替殿不知從而蓋拊其非象
舜異母弟也謀謀蓋覆婦於也舜也居成德故又為部君成皆結
功也象言謀覆於君昔我之功也三覆也然亦所彈五弦琴
也張彫弓也天子曰彫弓棲牀也使治床欲以為妻也登
陶思君氣閉積思意君故來此怙能慙耻形於面谷也曰然則

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
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罔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四十二

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趙註曰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風魚在水底劣之貌洋流舒緩搖尾

之貌悠然迅走趣水深處也

刑舜之事書經載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乃釐降二女于漉汭蓋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負罪引慝祇載見昏聩夔夔齊栗瞽亦允若是釐降二女時瞽已允若了那有不告而娶的事况以帝女下嫁豈有瞽聵不聞可瞞得過的這都是謬說孟子却不以弊只就那處變上發出一段道理來說告就不得娶廢居室之大倫以對父母寧可不告而娶便權宜也不妨至于焚廬捐階自上而下容或有之浚井掩蓋焉能復出二嫂帝女非做象可得狎侮臣庶予治與不得

有爲於國相刺謬這一片皆齊東野人之語然孟子也都不分
辨只就兄弟上發出一段至情說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舜看見
象憂愁也便憂愁見象歡喜也便歡喜舜原篤於友于又象乃
父母愛子順視亦在他身上故與之同情然舜分明曉得象要
殺已這就是僞喜了又引子產之命畜魚爲校人所欺說君子
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方是方向向東便背了西欺只蔽
他一面故易非道是道理原無通身俱謬罔乃罩他全體故難
彼以愛兄之道來他平日雖不愛兄這一時既有思君之言又
有世愜之色或因用計不着忽起悔心舜就實信其愛兄故喜
他有什麼僞摠之不就事論事而特從心苗鬧發蓋事有萬變

不可執一心止一念百折不迴後之處變者但存此一片心則事變一任所遭可耳

商金維桓問憂喜必有所指以舜視象思君之言為喜更于何處見其憂且下文只言舜喜憂似無着答曰這憂喜合來不過狀他一時至情不必定以實事分貼若要實說象平日謀害兄就是象憂處舜愁他不能化誨亦就是舜的憂處

管東原曰程子之謂象憂亦發象喜亦喜天理人情於是為至果至乎曰未也聖人雖不億運而亦先覺象果橫運至此而舜不與較雖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何至慰以臣庶乎治情乎不情乎其口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吾恐此言亦非出於孟子之口也出於萬章之附會則不可知蓋章之尚論古人不逮公孫非遠甚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

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
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
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
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
謂親愛之乎

朱註曰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為黨三苗國名首固不服殛誅也鯀禹父名治水無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蓄其怨敢問或曰放

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

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

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趙註曰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

歲歲自至京師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

測

商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憾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遊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註疏曰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岌岌不安貌也東野東郊田野之人所言耳舜攝行事

未爲天子也。鬼氣往爲祖，體魄頌爲蒸。道止密，斯終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不作，哀思甚也。成丘蒙曰：舜

之不臣堯，則吾旣得間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

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

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愈逆志是爲得之。如以

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

民也。註疏曰：詩小雅北山之篇。文詩之文章所引以典事也。辭詩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擊者之心意也。不單也。

詩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

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

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

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註疏曰詩犬雅下武之篇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其大禹讓禪

低敬載事也。發與齊乘敬慎戰懼貌。允信若順也。舜故事見於父昏腹亦信順之見舜以股爲父而不得子之也。

測

商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

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朱註曰諄諄詳語之貌行之於身謂之行借諸天下謂之事

曰

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

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

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

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孫疏曰。云云納於大籠是堯崩舜於

天也。烈風雷雨弗迷。是天受之也。慎徽五典。納於百揆。是堯之於民也。五典克從。百揆時叙。是民受之也。於天舉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云薦於民顯其功。舉而使之自附。故云暴。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

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

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人

趙註曰。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

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

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

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

趙註曰。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也。夫

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

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趙註曰自從也言天之視

聽從人所欲也

○刪舊章問堯以天下與舜孟子說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天下是誰與的。說是天與之。謂上帝也。既是天與。曾諄諄然囑付否。說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這三段問答。一段推進一段的。下面也有三段應轉。復問以行與事示之。怎麼樣的。曰天子之薦人於天。就如那諸侯大夫之薦人一般。都不能取必。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一個故曰應轉。又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怎麼樣的。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使之主事而

事治百姓安。神享者如書經肆類於上帝。及六宗山川羣神。舜與上帝諸神必有相爲感通而受其享者。天受是天與之。百姓安是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兩個故曰應轉復言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舜避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訟獄謳歌的。都來從舜。舜相堯之。又得入之深。皆是天意。故曰天也。三個故曰應轉。惟是天意屬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遽然居官。迥子。便明是篡奪。非天與也。然朝覲訟獄謳歌之歸。怎見得是天與。引泰誓來証明。說天視從我民視。天聽從我民聽。此以見人心卽是天意。故謂之天與也。古人舉動俱仰承上帝。而與天相對。越自後儒不信鬼神。遂以上帝爲烏有。既不信上

帝遂以下民爲可虐。而三代以上之治，不復可見於世矣。

商蔽調元問。天字舊俱訓理字。又或訓蒼蒼之天。今講獨以上帝言。竊恐人信不及。答曰。理字固寬泛不切。卽蒼蒼之天。只是虛氣所結。無有靈覺。何能主宰。說天畢竟指上帝。微之六經所載。上帝甚多。如湯武之放伐。歷考湯誓。湯誥。泰誓。武城諸篇中。間俱推本上帝。其語不一。後儒竟將上帝抹過。上帝信不及。豈六經亦不可信耶。

管東宮曰。按書堯禪舜。舜讓於德弗嗣。帝曰。吁。唯汝諧。遂以堯禪舜。日受終於文祖。連項於上帝。則是時堯已卽眞行天子事。而巡方岳矣。而于日克老。舜攝特推尊之詞也。此云舜堯堯。非湯。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傳信耶。傳說耶。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

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人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趙註曰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趙註曰莫無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頓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趙註曰仲尼無窮故不得有天下繼世之君襲父之位故得有天下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子也艾治也治而改過復歸於亳反天子位也朱註以頓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係疏曰禪者唐虞禪祭而告傳位故曰禪也

則傳賢以天下爲公傳子以天下爲一家之私這人言亦是有道之言然這等樣大事豈人得着意其間孟子所以歸之於天

說天與賢就與賢。天與子就與子。乃上帝默主之而非人之所可違者。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禹避於陽城。天下之民都來從禹。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益避於箕山之陰。那朝覲訟獄謳歌的俱之啓。這都是敘述下面方纔發明。丹朱商均之不肖其子已不堪承統了。舜禹之爲相又施澤久。人民更深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子已是堪承統的了。益之相禹又施澤未久。人民尚淺。復摠儲來說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是天意。非人所能爲。大凡人不會去作爲而自然爲。乃是上帝之所爲。人不會去召致而自然至。乃是帝命之所致。世間一得一失皆繇前定。何況有天下這等大事。若不曉得天命只看

那莫爲而爲的這就是天莫致而至的。這就是命世間多少不平事。一諉之莫爲莫致。便無不可平者。自此曠觀千古。復暢論三代以下。如伊尹周公仲尼俱有至德。都該有天下的。然以匹夫有天下。德若舜禹也。要有天子之薦。仲尼無薦。故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如啓太甲成王。俱不若桀紂之爲天所廢。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周公與益相類。又詳述伊尹的事。說伊尹相湯以王。湯崩。雖是太甲顛覆典刑。放之於桐。他能悔過。仍復歸於亳。以見伊尹不有天下之故。周公的事。因與伊尹相類。文煩無味。而約其語。說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又引孔子之言爲重說。唐虞禪受。夏后殷周。繼統皆

繇於天命其義一也乃收結天與之意既是一樣則傳賢傳子
摠非人可得思議於其間矣

適應對問看啓賢句其實傳子卽是傳賢惟後世以天下爲私
遇桀紂之子而不知更置斯不免於放伐浸失傳賢之旨耳答
曰因啓賢傳子卽是傳賢畢竟是周旋附會傳之數世那能個
個皆賢若遇桀紂之子復要傳賢則輕變祖制人心不服爭端
必立致矣○楊初復問傳天下畢竟以傳子爲正若傳賢則人
多覬覦如燕子噲之事可鑒終恐行不去的答曰如此則堯舜
之聖其見反出禹下乎世間摠是相習而成就不覺爲異如今
僧道捨父母出家卽以師徒爲父子若創行之世必大駭矣當

日果代代傳賢。人心自必相安。永無放伐篡弑。不知省了多少。兵戈之慘。予往日於都中見利馬竇述其國主皆係傳賢。號爲教化王。其人必不娶無子。而又不必居相位。但有德者授之。迄今不改。永永無爭其教。如不祀祖及殺食之說。雖大背謬。而國主相傳之法。則甚善。世人見因際中情量。自想不及耳。蓋所傳之賢。惟無子。則不萌啓釁之端。不居相位。則不成逼上之漸。法密防嚴。所以行之可久。若再用舜禪堯之法。廟祀傳若父子。則人心必愈相安矣。翟御曰。然則禹狄之禍。反勝於堯舜乎。曰。古人機心不生。防奸亦不密。凡法制之詳。皆因後世情僞日滋。而設堯舜太虛之衷。見賢則校。更何容心哉。○翁與明問舊說莫

爲莫致。卽訓詁天命。今解似覺有異。答曰。此以莫爲莫致。推本於天命。非卽以此直訓天命也。只看世間科第。士子或遇或不遇。那文字該得的。不必言。亦有僥倖的。負屈的。豈不是天命之所爲所致。孟子此言。卽是禪家通三世之旨。但不說破。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若不兼三世看。信有因果。天亦何苦顛倒人。乃爾。○張堯克問。命字有指氣數之命。有指賦予之命。亦有別否。答曰。氣數是賦予的緣。繇氣數該生這個人。賦予就乘氣數而生。要之非有兩樣。

管東溟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此非齊東野人之語也。蓋有至理。寓焉。孔子原判唐虞以前爲大同之世。判三代之英。爲小康之世。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豈非德衰則亦圓其義。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與賢與子。孟子俱歸諸

天最當俗儒但尊三代以前之天命而忽三代以後之天命殊非孟子論世之術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駒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嘗稽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孫疏曰按史記伊尹欲下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以滋味說湯至於王道趙註曰有莘國名千駒四千匹也一介一介草也蓋稽然自得無欲之貌也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日與我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

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趙註

曰：轉反也。覺，帶也。朱註曰：覺後知後。費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內，音納。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

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

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

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趙註曰：遠者，處身遠也。近者，仕近君也。去者，不屑就也。不去者，爾焉能免

我也。牧，官。桀官。朕，我也。亳，殷都也。言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官桀起，自取之也。湯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孫疏曰：今尚書有伊訓篇。

（通）帝王世紀載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有莘之君

留而弗進。湯求婚於有莘，乃嫁女於湯。卽以尹爲媵。臣至，毫因以剛俎說湯。湯旣先以幣聘，則往就非無因。使尹不爲媵，有莘之君必不遣。自古聖賢多起微賤。縱有割烹之事，亦不足爲尹損。孟子恐當時于進者藉爲口實，故說沒有這事。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若非其道義，便是天下千駟這等富，他也不肯顧視。一介這等微，他也不肯取與。原是介然自足的。湯使人以幣聘，嚮嚮然無心幣聘，而惟於獻卣之中樂道。他原不自要求仕。湯三使往聘，方纔幡然改說。與我處獻卣之中樂道，豈若使君民爲堯舜之君民，而吾身親見之。蓋以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知乃木體之明了，覺乃一念之

提醒畢竟覺了方知。子乃天生此民中之先覺。將以斯道覺斯民。而非子其誰。他的意中。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未曾覺得他。便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自與我處。歎私至非子覺之而誰。是述其言。自思天下至溝中。是推其意。又摠頂上文說伊尹任天下的重擔。子是這等樣。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將天下都匡正了。吾未聞枉已可以正人得來的。况割烹辱已。乃以正天下。寧有此理。大凡聖人之行不同。遠近去不去。總歸要潔白其身便罷了。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要字。就借上文要字去反折他。堯舜之道在尹湯。不得不求恰像要他一般。若以割烹去要。未之前聞。乃引伊訓說上天誅桀。造作攻討。

自牧官桀處我實舉其事于亳都。這不獨証伐夏救民。單要歸重個天字。應轉上文天之生此民。予天民之先覺。以見尹乃上承天意以正天下。非做尋常事業之比也。

商陳廢恭問知覺二字。朱註以當然所以然分疏。則覺比知較深。今講何以不用答曰。知覺在他處分說。謂覺深於知亦可。據本文覺後覺覺後知二覺字。俱只是提醒一下。一提醒後便屬之知似微有先後。而實無淺深也。

管東濱曰。考史傳伊尹爲有莘氏之媵臣。則以湯姐滋味遇湯之事亦非誣。而孟子以耕莘受聘掃之何也。曰史不遺其細。而孟子專撮其大節也。書曰幸求元聖與之戮力。正旌其相遇以堯舜之道。不以割烹也。而跡其初。則與桓公之迎管仲三樂三浴而尊爲仲父。一問耳。蓋上古至人。儘有起自微賤。不顯其光。以修難忍能忍之行者。不獨一尹也。尹特遇湯而顯耳。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
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
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
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
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
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
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
以爲孔子註疏曰癰疽賢者瘠姓環名君所近狎人也好事好毀
人德行者爲之辭爾顏雝由衛賢大夫彌子彌子瑕也
進以禮有辭遜之心退以義有羞惡之心按史記孔子適宋與弟
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適鄭至陳主於
司城貞子家歲餘是貞子爲陳國之卿陳侯周乃湣公近臣當爲
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

測

商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里奚自賈五殺羊皮爲人養牛以是而娶秦穆公之相垂鞮美玉
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鄉黨自好邑里自善好名
者也孫疏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虢亡虞必從之假晉道宮之奇以其族行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
虞滅之

商 測

管東溟曰百里奚五羊之皮食牛之專史載其少時流落不偶
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爲醇婦與奚相失奚歸而虞公晉滅
虞虜奚以歸會晉穆姬嫁秦將以爲媵奚耻之亡秦走宛爲楚
鄙人所執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說稱奚爲媵
臣請以五段羊皮贖之楚遂與之時奚年已七十餘穆公釋其
囚與語國事大悅遂相之其中又有可疑者據其妻有屣屣之
狀則五羊皮似絳婦初別適秦時事而據莊書又曰百里奚得
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則食牛
似在殺皮贖歸之後與前所紀一釋其囚而遂相之之語不合
未知孰核然而五羊食牛之非盡誣也明矣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道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

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烏能免我哉故開柳下惠之風者鄙夫

寬薄夫敦

朱註曰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鄙使陋也敦厚也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

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

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朱註曰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

取米而行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

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

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

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

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朱註曰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子集三

聖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小成而爲一大成也金鐘風磬宣也玉磬也振收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八音金石爲

重故焉。象音之編。紀於其未作。先擊錘。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後擊特。管以收其韻。宜以始之。收以終之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孔子巧力俱全。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

淵因論聖。繇於智。先從聖說起。故歷舉群聖。以發明其旨。若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或指其事。或述其語。或推其意。總不外事。使進退上分別。各各臚列一番。孟子乃自己斷他說。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這都是工力造到極處的聖人了。但聖有不同。有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聖之時。既同是聖人。怎麼又不同。這有個所以然的緣故。又將孔子來發明。孔子合清任和而時出之。兼集三子之長。謂之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鐘以聲揚之。玉磬以振止之。金聲也者。始條理。玉振之也者。終條理。條理是樂裡。

面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並奏。有個節次。脈絡。獨舉金玉二音。專要剔出個始終兩字來。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智是見地。有見地方。可開先聖。是造詣。有造詣方能結局。又將始終字。比量個智聖出來。三子不是偏於一音。亦皆八音全具。但樂有九成。他只得一成。而孔子則所謂蕭韶九成者。借樂來譬。只狀得智始聖終。而始之能貫乎終。樂裡還狀不盡。又比之於射。智譬那審的之巧。聖譬那發矢之力。射的把子。立於百步外。由此而射於百步之外。其至到那把子上。是爾之力。其中那紅心。非爾之力。到此方見得智不但開聖之始。而併要聖之終。則聖繇於智。隱然見于言外。孔子是巧力俱到。見得紅心的。

確所射便恰中紅心。三子非不有巧，只是見那紅心畧偏。所謂邊見者，射去亦只中得紅心偏處。若孟子地位，何如三子既不同道。孔子又願學未能，乃巧力俱有。已望見紅心所在，其射尚將到未到者，蓋學者見地功力不可偏廢。有了見地而功力尚缺，未免落於虛見。有了功力而見地不到，未免落於冥行。後之儒者見地功力都不能兼全，所以學術遂分兩途。求其直接孔孟之嫡派而庶幾兩全者，惟周元公王文成兩大儒而已。孟子此言真發千古所未發，而後之諸儒舉不能出其範圍者也。

〔商〕許光宸問集大成以後看來，只是一意。孟子要說聖繇于智，故借樂以明之。總宜重智一邊。答曰：既總聖繇於智，只一語。

便了。謂何又有這許多說話。大畧孟子的書。都以文章跌宕。尺水層波。正不要一口吸盡。如金聲玉振句。若照尋常說聲之於先。振之於後。把先後字眼早出。下面始終二字。便成贅語。何須再說。此正要借金聲玉振。剔出始終。又借始終剔出聖智。如新篁之褪。層層剥出。下又譬到射上。纔頓出其中非爾力。到底還不一口說個中。繇於巧。你倒首先便要說個聖繇於智。○陳周臣問三子。已是聖人。想大段俱已見到。只未恰好耳。謂何指爲邊見。答曰。旣說未恰好。怎麼又不是邊見。曰。果爾。則楊墨亦不過是邊見。難道也算得聖人。曰。楊墨乃釋道中之邊見。當三氏未興。他特具魄力。自創一種學問。亦非常流。但三子乃儒宗正。

派視孔甘遷一籌。楊墨欲與儒教鼎立。視孔幾成敵國。孟子尊
崇孔子。故於此。或收或損。正統一聖真之意也。○江之壁問。巧
雖在力先。必須藉力以發。矢力雖在巧後。亦須藉巧以破。的聖
智雖貼始終。似不得兩截分開。答曰。是但始終處。且分說。彼方
合說。乃是間闕步驟之法耳。○楊以任問。智分四德。不過一端。
此何以獨重智。答曰。兼言四德。止是一端。單言智。則爲覺性。四
端皆得之方靈。非此則同於木石。所以陽明先生獨提良知爲
宗。蓋聖猶造詣之程級。可過而不留。而智乃妙明之本體。直歷
窮劫而不壞。曰智。既是本體。則人人可能。何以孔子與三子及
孟子各各有異。曰。智原有解有證。若論解。卽是大學內所謂知。

止雖見到了。還要屢定靜安慮。許多參提工夫。若論證乃易經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已直到那本性光明田地。始條理之智。止屬於解。故謂之見地。巧中之智。已屬於證。不復可以見地言矣。孔子解證俱到恰好。三子解證俱稍偏。孟子解到而證未盡到。所以若是其異。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趙註曰。班。列也。朱註曰。此班爵之制。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

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
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
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
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
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
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
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爲差

趙註曰視此也獲得也朱註曰此述祿之制孫疏曰王制始與孟子不合者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

夏商之制也。

禮封建止可行於三代後世若行必大亂之道其詳已發明梁
襄王章內孟子亦止因問答之非謂其制之當復也。

商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

以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趙註曰兄弟謂兄弟有富貴者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

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

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

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

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趙註曰：獻子魯卿，亥唐晉賢人。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戚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趙註

曰：尚上也。戚，室也。堯亦就享舜之所設，更迭爲賓主，禮謂妻父外舅。謂我甥，猶吾謂之甥，故謂舜甥。

測

商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

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
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
而
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
矣

朱註曰際接也謂以禮儀相交接也卻不受而還之也
交以道如餽贈間戒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 萬章曰

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敵是不待教而
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
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
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
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

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朱注

曰樂土也止人而奪其貨也康誥周書篇名越顯越也譏然也言
殺人而顯越之因取其貨則然不知畏死死民無不怨之趙注曰
及受夏周受版二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
烈明法也獵較者田獵相較奪命獸以祭也曰然則孔子之仕

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

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

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

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

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趙註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改先爲簿書以正其祭正之器即其舊禮取備

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宋註曰非節卜兆事之
端也亦試行道之端使如果可行也際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
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孝公
疑出公報也

淵因交際而帶說孔子之仕逐段段都是隨問隨答說去不必過爲穿鑿。交際乃取與之介。士人名節所關不可不慎。故萬章問交際何心。這是恭也。以幣帛將其敬心耳。然卻之至再就以爲不恭何故。以尊者之賜而揣量他義不義。有個薄料他的意思。就以爲不恭。弗卻也。雖以心卻而托他詞弗受。若見爲可然其交也以道。餽之有名其接也以禮。將之有敬。斯孔子受之矣。這三句是通章要領。乃交際不易之理。又將來譬之禦人之盜。若見爲不當受。然這是不待教而誅的。今之諸侯是教之不改而後誅的。必克邪取非其有之類。利義之極盡處方可謂盜。不是一律可論得的。因而比孔子之仕與魯人同獵較獵較。是田

獵而較奪禽獸之多寡。這等惡俗猶可。而况受交道接禮之賜乎。此處交際已是說完了。又因說孔子之仕。下面只發明其仕原是事道。事道謂何獵較。孔子却有個方法。先將簿書正其祭器。不以四方之食。本地所無的來供簿。正獵較自然不必了。是這等委曲爲何不去。只爲要露出可仕的端倪來。端倪處已足見平易。近人可以行其道矣。而不行方纔去。是以未嘗終三年淹留也。孔子有見行際可公養三樣的仕見之。季桓子衛靈公衛孝公爲仕委曲。只爲着事道。然則交際委曲亦爲着事道。而何必過爲已甚哉。

商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非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趙註曰抱關監門之職也柝行夜所擊木也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主芻牧者也茁生長貌詩彼茁者葭

○測孟子因當時爲仕的都不去盡職只孜孜爲利特借爲貧之仕究到立朝不行道的見各有當盡之職不宜有曠說仕原非爲貧專爲行道有時乎爲貧或親老祿養如娶妻之代執釜甯者乃一時之偶然耳既爲貧便爲道之位不當居辭了尊居卑

辨了富居貧所宜只抱關擊柝卽此亦有職業孔子嘗爲委吏則曰會計當嘗爲乘田則曰牛羊茁壯長隨地皆求盡其職蓋位卑而言高反有出位之罪只須在本職去盡若立乎人之本朝原是該行道的而道不行未免苟祿反不如爲貧之盡職耻也者爲抱愧于素餐耳摠以發仕非爲貧之意

商徐必達問位卑誠不宜有言然古有大臣不言小臣言之安得畏罪致令舉朝籍口答曰位卑言高之罪止別出爲貧之易盡職乃正見爲道之當盡言若大臣不言小臣言之要須事關宗社安危舉朝結舌只得張膽一言若扶同燭亂進則把持當事退亦逃執朝權則安知仁義之不爲桀跖嚙矢也位卑言高

之罪或亦定國是之不刊者乎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朱註曰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周故

也視其之哥師之無常數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

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與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益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

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趙註曰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標麾也下優以不煩而但致與之食物若

養夫馬至賤官主使令者將者行也繼粟將盡復進也僕僕煩擾貌

測

商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註疏曰在

謂都邑也。莽亦草也。傳質執其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

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

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

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

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

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

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齊景公曰招

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

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朱註曰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曰敢問招虞人

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
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
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
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
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
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朱註曰皮冠
田獵之冠也

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旃析羽而注於旃于之首曰旃詩
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砥石也言其平解脫以爲法也

測

尚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

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未註曰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也

〔測〕論友有鄉國天下廣狹之異者皆因自己爲質地謂堪爲一鄉之善士方纔友得一鄉之善士國與天下皆然蓋人的造詣各各有個心得若情量懸隔不但不肖人不能曉得賢人的事就是賢人也不能曉得大賢的心事大賢也不能曉得聖人的心事惟是地位彷彿然後肝膽可以相照學問可以相漸方纔彼此做得個朋友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乃是他造詣愈高看得天下之善又狹小了故進而求之古人誦詩讀書尚論原

不可廢但糟粕中未必能知其人是。以要究論其世。真若設身處地。親見其行事者。然這纔是尚友乎。古人也。這個尚友。就在友天下之善士。未足上看出。必有這些心量。方承受得這些交益。要取友者。先選賢之已。

商孫洪俊問。聖人。要人取善。見善便當取。謂何。劃定鄉國天下。答曰。此不可相強。若情量不到。雖目與其人盤桓。何益。以此只論心同。一切形勝勢隔。皆所不論。如我地位。到不得這裡。卽鄉國天下。說而相失。如我地位。已到這裡。卽上下千古。亦可神交。曰。如此。則學問不相及者。俱無取善之路矣。曰。此另有道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
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
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
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
聽則去

測

面

卷之二

終